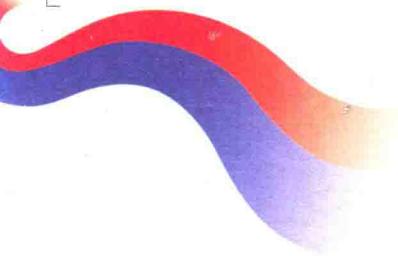


山东大学韩国学院
韩国学术名著译丛



生

韩国的 历史肖像

死

[韩] 李佑成 著
李学堂 译

山东大学韩国学院
韩国学术名著译丛



韩国的历史 肖像

[韩] 李佑成 著
李学堂 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的历史肖像/(韩)李佑成著;李学堂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5.8
书名原文:한국의 역사상
ISBN 978-7-5607-5349-2

I. ①韩… II. ①李… ②李… III. ①韩国—历史—研究 IV. ①K312.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1527 号

Copyright © 2010 Lee, Woo-sung(李佑成)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Korean in 2010 by Changbi Publishers Inc.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5 by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刘森文

封面设计:牛 钧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华鑫天成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9.25 印张 277 千字

版 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卷首语

初次造访“西皋精舍”的记忆浮现在脑海中。西皋精舍是碧史老师告老后居住的村庄里一座雅致的亭台，就在距老师出生地不远的山脚下。据说老师从6岁到少年时代一直在此地学习传统汉文。想起老师博大精深的学问正是在此孕育形成，我感触犹新。然而当我沉浸在这种感触时，另一个想法进入脑海：假使老师一生仅专注于对汉文的研究，那么他能够达到如今的学术造诣吗？

的确，老师的学术研究虽然从汉文出发但并没有局限于汉文。老师不到20岁，便在大学里学习新学问，同时广泛地涉猎了西洋知识。因此，老师以年轻学者都无法企及的先进思想为基础，发表了许多留名文学史的论文，我想正是年轻时代对汉文的高深造诣对老师日后的学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样看来，除了“法古创新”之外，没有更好的词汇能够形容老师做学问的态度了。

在这文史哲极度细分的时代，老师却是极其罕见的三种学问兼备的大师。老师曾先后担任过韩国汉文学会、历史学

会、韩国实学学会等的会长之职，这正是有力的证明。正因为如此，老师才具备了别人无法拥有的广阔视野，取得了统摄整个韩国学的学问成就。

而且，老师在要作决断的历史性瞬间，总是毫不犹豫地将自身安危置之度外。1961年“四一九事件”发生之后，老师因积极参加学院民主化运动，辞去了东亚大学教授之职。1980年又主导了对抗军事独裁的“361教授声明”，接着又因参加“知识分子宣言”而被治安当局拘押，并被剥夺在成均馆大学担任教授的权利长达四年之久。

到1990年从成均馆大学退休，老师着实对后辈学者指导颇多。退休之后又在实是学舍与年轻学者们一起坚持韩国古典讲读至今。基于讲读会上老师的指导，许多珍贵的译注书才得以面世。

现在，老师的年纪已逾八旬，很难再像过去那样活跃于创造性的学问活动。于是，后辈学者们便达成一致意见，将老师原来零星出版的著作收录编辑为一套著作集。这套著作集不仅是对老师一生成就的整理，也将成为后辈学者在今后学习过程中绝无仅有的指南针，并且我认为这可以称得上是韩国学术史上极具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由老师主导或参与编著的书籍和在实是学舍通过讲读翻译的书籍并未收录在这套著作集中。这些书目会在卷尾另行附记。

最后，向与老师长期结缘的创作与批评出版社的成员们，特别向与老师感情深厚的白乐晴老师，以及给予极大支持的高世铉经理，还有付出辛苦努力的廉锺善先生、夫寿永（音译）先生表示真心感谢。同时也在此感谢欣然赋予转刊许可的大

道社、一潮阁、景仁文化社、亚细亚文化社。最后对负责著作集刊行的金容兑教授和不辞劳苦的校订委员会诸君表示衷心感谢。

2009年12月
不肖弟子宋载邵 敬书

(本“卷首语”系碧史李佑成先生弟子宋载邵为《李佑成著作集》所作)

序

《韩国的历史肖像》这本书是精选曾在各种学术报纸、杂志及其他单行本中发表过的文章汇编而成的。

此书中虽然登载了几篇篇幅较长的文章，但其余大部分内容被压缩为简短形式，因此并不能称为正规的论文。而且在书中虽然有为数不多的几篇是以故事形式记录的随想，但大部分是以某一历史问题作为主题发表学术性观点和看法，并不是随笔或论说性的一般杂文。

近十余年来，由于个人身体及精力的原因，这本书只是病痛之余的零星整理，主要内容既不是正式的论文，亦不是一般杂文。受糖尿病和心脏病的困扰，我已无力创作长篇论文。另一方面，在快节奏的现代，历史学研究较为浮躁，人们往往觉得呆板的考证与繁杂的罗列冗长无味。因此，书中收录的文字大多是以简要的形式来表现当时的感触或想法。单从题目来看，理应都是一篇篇按照固有格式著成的文章，但这对目前的我来说较为吃力。

书中“当时的感受与想法”广泛涉及了相关的历史事实，也可以说是我对于历史问题的关心之所在。这种出于对问题关注而研究历史事实亦属于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但是以这种并非正规论文而是散稿形式写出的作品，笔者观点势必较为主观。那么本书是否能如实描绘出韩国的历史肖像呢？

现代的历史学如果想以创造性与能动性的学问为开拓现实作



贡献，就应该将有感有知的个人，即“我”的主体统一到历史主体中去，当“我”这一主体站在历史的主体角度上时，历史的记述不就变成历史本身的一种体现而并非仅是个人观点了吗？这就意味着在充满苦恼的历史行程中，个人主体的参与与其指向的一致性。

解放三十余年间^①，韩国的历史学研究在各种制约中不断发展。但是为了适应“为了国民的历史学”“与国民共呼吸的历史学”这种新的变革期，现在的历史学无法明确自身的主体性，这实在是令人遗憾。

现在反省看来，从解放时的开拓期开始，我国历史学的研究方向似乎就出现了偏差。当时，我们在传统的历史学潮流中，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旧韩末^②以来启蒙思想家们的爱国性民族史学潮流，另一种是日本帝国主义官学者^③及其附庸者们的殖民地史学潮流。但是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民族史学的发展受阻，只剩下一些坚守残局的人，也因其陈腐、封闭倾向而被排斥在现实性学术界之外。相反，殖民地史学却因具备外形上的近代体制和方法上的实证性学风，顺利登上了大学讲坛，在解放后的学界也得以延续和传承。所以，当时20多岁的年轻学子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继承了殖民地史学的错误遗产。

民族史学的学脉被中断，而殖民地史学被改良成实证史学，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世界的两极化，使韩国的知识分子明确了自身“自由世界”市民的身份，因此才抓住了客观对待民族和历史而做学问的基本倾向。由于这种失去了民族主体性立场的客观性，势必丧失因时代变迁而受到影响的必要性。仔

① 指1945年日帝投降后三十余年。——译者注

② 指朝鲜王朝末期，通常指自1876年《江华岛条约》签署至1910年大韩帝国灭亡为止的时期。——译者注

③ 指“亲日派”学者。——译者注



细想来，这是殖民地时代或冷战时代的客观性被原封不动地维持下来的结果。没有主体的客观性或在任何时代都通用的客观性就是中性的客观性，是无关民族痛痒的。

经过“4·19”“5·16”的动荡和国际社会的巨变，情况似乎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但所谓“民族主体”这样的用语已经被冠上政治色彩，之后出现了一些国粹主义史观，再次受到了群众的嫌恶，连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体性也因此被敬而远之。最近民族史学界虽颇受关注，但还是应该在批判地吸收民族史学的方法和理念基础上正确地继承，并在此前提下形成创造性和能动性的现代历史学，这仍是今后有待研究的课题。

我对韩国历史学的理念此前虽然不断得到改进，现在随着拙作的问世将再一次得到阐明的机会。这绝不是要对他人进行批评，而首先是对自身的反省和坦白。通过这本书，我进一步加深了对过去的反省，也可以将其看作是向未来课题迈进一步的契机。

还要赘言的是，在编辑这册书的过程中，我对过去的文章重新进行了研究，但结论部分难免存在些许不完善的地方。而且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出现，需添加补充的部分颇多，因此，本书在不少地方作了增补和修正。以后在参考拙作时，如果遇到与原来刊载中不一样的部分，请以此书为准。

最后，向在艰难条件下刊行此书的创作与批评出版社，特别向在编辑校对过程中给予竭力帮助的丁海廉经理致以深深的谢意。同时向负责书中引文特别是汉诗翻译工作的成均馆大学金时邱教授表示感谢。

李佑成

1982年6月于日本东京

目 录

第一部

实学研究序说	(3)
18世纪京城的都市面貌	
——实学派中利用厚生派的成立背景	(19)
实学派的文学与社会观	
——以朴燕岩为例	(51)
李朝后期近畿学派正统论的展开	
——把握历史的体系性和现实性	(63)
韩国儒学史上退溪学派的形成及其展开	(69)
鹿庵权哲身的思想与经典批判	
——近畿学派对退溪学的继承与变化	(79)
实学派的书画古董论	
——以燕岩和楚亭为例	(88)
李朝后期的地理书与地图	
——商业的发达与地理学的兴起	(97)
崔汉绮的世系和年表	(106)
崔汉绮的生涯和思想	(115)



第二部

唐朝的东邦政策与崔致远.....	(123)
高丽时代的家族	
——以亲族集团及社会编制的关系为中心.....	(128)
高丽诗人文明意识的形成.....	(135)
三别抄的迁都抗蒙运动与对日通牒	
——“珍岛政府”的资料.....	(141)
高丽武臣执权下文人知识层的动向.....	(149)
高丽武臣政权与李奎报	
——乱世中的人物.....	(154)
高丽、李朝的易姓革命与元天锡	
——历史上的儒生精神与知识人角色.....	(158)

第三部

李朝士大夫的基本性质.....	(169)
朝鲜王朝的训民政策与正音的功能.....	(177)
关于韩国儒教的断想	
——以新儒学与士大夫的关系为中心.....	(183)
儒教的政治观与近代政治理念.....	(192)
李朝儒教政治与“山林”的存在.....	(203)
韩国儒教的政治社会功能	
——关于崔昌圭教授演说的讨论.....	(218)
大陆文化对韩国文化的影响.....	(221)

第四部

李退溪与书院创设运动

- 中央官学学院教学的退化与地方士林派哲学的抬头 (227)
心山金昌淑的儒学思想与行动主义
——心山研究概论 (234)
心山金昌淑的民族独立运动 (245)
陶南国文学中民族史观的展开 (259)

第五部

- 关于《韩国文化史大系》(2)《经济史》 (271)
关于韩国金石文追补 (277)
国史教科书中的问题
——高丽时代 (282)
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
——1967 年度 (287)
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二)
——1969~1970 年度 (292)

第一部



实学研究序说

一

李朝后期，即英祖时代以来，出现了许多关于实学的研究和论述，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有关实学的研究成果。现在，实学论也似乎成为了当今的一种流行。

但是，最近流行的实学论却在如下两种倾向中变得卑俗化：一种是某些研究者单纯地把实学作为韩国过去的文化史现象来把握，仅满足于丰富自己的历史常识；另一种则是某些论者将实学与当今时代简单地连接，与对当今现实的解释作等价处理，从而把实学利用为自己现实行为的理论背景。为了克服这种陷入流俗的实学主义倾向，首先应该阐明过去那些从事过实学的人即实学派学者们的社会立场，发现其作为社会人的姿态。考察其把握所处社会现实的态度及其与所处时代作斗争，亦即实学派学者对人类自身问题的探求，可以帮助加深对实学的属性及其方向的理解。我们之所以关注实学派学者们充满苦恼的学问性探索，即要正确地把握现实，正确应对时代，是因为这也正是我们应对当今迫切形势的问题意识。

二

我们说的“实学”这个名词得到学界“市民权”的过程，曾发生过许

多争论。但是,与之相比,更重要的是实学研究者们的学术态度。不把实学视为韩国历史特定时期的产物,而仅仅简单把实学的“实”视为“虚”的对立面,从而将之与韩、中两国前人使用过的种种“实学”用语混淆,导致实学的概念支离破碎。

通过分析前人的用例可知,实学其实并不像魏晋的玄学或宋明时期的理学那样具有特定的内容,实学只是特指针对某个时代而言具有现实性或者现实意义的学问。从韩国的情况来说,高丽王朝末期新兴的儒学者们在排斥堕落的佛教时,提倡作为人伦道德实践规范的礼学,并将之称为“实学”。李朝初期正统的儒学者们相对于虚浮无实的词章学,将作为自身哲学的道学——性理学重新强调为实学。^① 礼学和性理学都是由朱子学发展深化而来,在确立封建社会的秩序和理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礼学和性理学因李朝封建社会上升期和安定期的现实性需要而得到了发展和深化,对于当时的封建统治阶层来说,礼学和性理学即名副其实的实学。但是进入李朝中叶,封建社会的矛盾日益累积,统治阶层的分裂和抗争日趋激化,另一方面,由于礼学的仪式化和性理学的观念化,只能引起冗长繁琐的理论是非,对国家和社会的现实性意义则变得十分渺小。

换句话说,礼学和性理学已经丧失了作为实学的意义。不仅如此,在爆发了壬辰、丙子两次战争之后,体制的破败和松懈产生了反作用,构筑了封建教条的绝对权威主义,实学在精神上压迫人民。尤庵宋时烈一系的尊周大义论的出现,使之发展到了顶峰。封建教条的绝对权威主义就是李朝后期形成的特殊掌权者——“閔閥”的政治工具,宋时

^① 高丽王朝末期的儒学者们提倡“人伦”排斥佛教,并十分重视“礼”,把它看作实践人伦性的步骤。在这个时期十分重视朱子家礼。当时李齐贤(1287~1367)为了把对子弟的教育从佛教中隔离开来,主张向真儒学习实学(《丽季名贤集》,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刊影印本,第118页)。这里所说的“实学”概念中,人伦实践之具体步骤——礼学为其第一要义。

李朝初期的儒学者们多贬低词章,把性理学视为实学并大肆鼓吹。在《入学图说》的著作者权近(1352~1409)的著述《阳村集》中便可以看到上述主张。晦斋李彦迪、退溪李滉的文集中也相继出现了此种意义上的实学。



烈一系就是“阀阅”利益的代言人。^①

朱子学不仅在韩国，在东亚的中世纪社会，尤其是汉字文化圈中，可以说都具有普遍性。可以说，朱子学在东亚成了中世纪的世界主义。正是由于这一世界主义的存在，各民族持续处于无意识的状态。基于这种情况，形成了韩国历史上封建教条的绝对权威主义。在这种局面之下，人民迫切需要自我意识的觉醒。

为了修正丧失现实性的学问，并且用自身的自觉性建构立足于特定国情现实性的思考方式，新学风的兴起成为反省历史、发挥韩民族智慧的自然之事。英祖、正祖时代以来的新学风亦是如此。

英祖、正祖时代以来的新学风纠正了当时的非现实性的学问并寻回了其现实意义，是立足于本国实情建构起来的关注现实的学风。因此，无论是开创者还是后人都认为自己的学问是实学。在各种学术分支和流派之中，星湖李灝^②主张实学就是经世致用的才干；而燕岩朴趾源^③认为实学是利用厚生学，具体地说，即实学是与农工商相关的学术

① 当时与掌权者勾结的宋时烈一派以“斯文乱贼”的罪名，对在经典解释中批判朱子学说的尹铸（1617～1680）、朴世堂（1629～1703）等著名学者进行处刑或流配。他们打着“尊周大义”的旗号，将对中国的事大主义名分化，把朱子学视为理论武装来强化自己党派的政治立场。

② 李灝（1681～1763），字子新，号星湖，骊州人，朝鲜王朝后期实学者，主张学问的实用性，倾其一生，醉心于实学研究。主要著作有《星湖僊说》《霍忧录》《李先生礼说》等，文集有《星湖先生文集》。——译者注

③ 朴趾源（1737～1805），字仲美，号燕岩。朝鲜王朝后期文臣、学者。朴趾源主张学习清王朝的先进技术与商业流通，以改变朝鲜社会的落后面貌。当时，李德懋、朴齐家、柳得恭和李书九等著名学者都属于燕岩学派，他们在18世纪后期曾推动了朝鲜王朝知识社会的变革，形成了北学派，强调利用厚生思想的实学，并把北学的精神在现实中体现出来。朴趾源继承了实学派先驱者柳馨远和李灝的先进思想，他在其著作中极力提倡研究现实问题，学习先进文化、技术，主张改革现行不合理的制度。他反对墨守儒家的“修身、齐家”和“治心养性”，主张“利用厚生”。在《课农小抄》和《限民名田议》等文章中，提出了改进耕作方法和限制土地过度集中等进步主张。他在文学上反对盲目仿古和追求技巧的形式主义，主张“文以写意”“法古创新”和“模写真境”，对实学派思想和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代表作有《热河日记》（含《虎叱》《许生传》）《马驵传》《穆德先生传》《闵翁传》《两班传》《金神仙传》《广文传》《虞裳传》等，以辛辣的讽刺笔法，揭露社会的种种黑暗。汉诗《丛石亭观日出》《道中乍晴》《田家》等，大多描绘农民辛勤劳动的场景和田园景色。文集有《燕岩集》。——译者注